

蔣中正著

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

正中書局印行

# 序

陳逆之變，介石赴難來粵，入艦日侍余側，而籌策多中，樂與余及海軍將士共死生。茲紀殆爲實錄，亦直其犖犖大者，其詳乃未遽更僕數。余非有取於其溢詞，僅冀掬誠與國人相見而已。余乏知人之鑒，不及豫寢逆謀，而卒以長亂詒禍，賊燄至今爲烈；則茲編之紀，亦聊以志吾過，且以矜吾海軍及北伐軍諸將士之能爲國不顧其私，其視於世，功罪何如也！

民國十一年雙十節，孫文序於上海。

# 目次

序 孫文

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 蔣介石

## 附錄

一、護法總統宣言 孫文

二、大總統蒙難紀念錄 大總統蒙難二週紀念會

跋 蔣介石

# 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

六月十五日

—— 秘密會議之由來 —— 以常情推測將士之心理 —— 粵軍無用兵之必要 ——

—— 尊重職守 —— 不計生死成敗 —— 二十萬現款之賞金 —— 大放假三日 —— 倉猝

應變 —— 以一死殉國 —— 出險實況 —— 出入叛軍之中 —— 決計戡亂 ——

粵軍將領得陳炯明惠州來電，乃開秘密會議於白雲山總指揮處。葉舉又接其若密長電，指授各將領圍攻總統府，占領行政各機關，及派兵進駐韶關等各方略。是夜十時，有某軍官以電話報告總統言：「今夜粵軍恐有不軌行動，務請總統離府。」總統以爲謠傳，不之信。及至午夜十二時後，林秘書直勉與林參軍樹巍，前後來府報告，言：「今夜消息險惡，請速離府，暫避凶鋒。」總統言：「競存

惡劣當不至此。即使其本人果有此不軌之心，而其所部皆與我久共患難，素有感情，且不乏明理之人，未必助桀爲虐，受其欺弄。請諸君不必猜疑，以免驚擾。」

林祕書等言：「粵軍蠻橫，不可以常情度之。如其果有不利於總統時，當奈何？」

總統言：「我在廣州之警衛軍，既已全部撤赴韶關，此卽示其坦白無疑，毫無對敵之意。倘彼果有不利於我，亦不必出此用兵之拙計。如敢明目張膽，作亂謀叛，以兵加我，則其罪等於逆倫反常，叛徒賊子，人人可得而誅之。況吾身當其衝，豈可不重職守，臨時退縮，屈服於暴力之下，貽笑中外，污辱民國，輕棄我人民付託之重任乎？吾當爲國除暴，討平叛亂，以正國典，生死成敗，非所計也。」

林祕書等以總統決心堅忍，不敢強勸，乃卽辭出。總統卽入私室就寢。少頃，各處連來電話報告，皆言：「今夜粵軍必亂，務請總統遠離。」

總統不信。迨至二時許，有某軍官自粵軍營中潛出，特來報告，言：「粵軍各營炊事已畢，約定二時出發，並聲言『備

足現款二十萬，以爲謀害總統之賞金。』且言『事成准各營兵士大放假三日（按大放假，卽粵軍搶劫之暗號）：：：』等語。總統猶未深信。及聞各方號音，自遠而近，乃知粵軍已經發動，卽命衛隊準備防禦。此時，約已三時，林祕書等復來勸總統出府。總統言：「競存果敢作亂，則戡亂平逆，是吾責任。豈可輕離公府，放棄職守？萬一力不如志，惟有以一死殉國，以謝國民而已。」當時各員見總統堅定如此，非可言動，乃以數人臂力，強挽總統出府。是時，各路皆有步哨，已不能自由通行。林祕書等爲叛軍步哨接連盤問數次，幸得通過。而總統單身行至財政廳前，已遇叛軍大隊，由東而來，諸人已不能通行，總統遂參在叛軍隊中，從容不迫，履險如夷。叛軍以爲其同事也，亦不查問。及至永漢馬路出口，總統方得脫險，步至長堤，安抵海珠之海軍總司令部，與海軍溫司令等，同登楚豫艦，召集各艦長，議決應變戡亂之計。

## 十六日

公府被圍實況——破擊公府——燒毀棧橋——第一次謀害總統之毒計

慘無人道——專伺汽車——艦隊集中黃埔——

上午三時後，叛軍步哨已密布各路，斷絕交通，占領各行政機關。粵軍第二師洪兆麟所部之湘軍，於拂曉時圍攻總統府。府中衛士僅五十餘人，在觀音山、粵秀樓附近防禦，與叛軍對抗。叛軍衝鋒十餘次，皆被衛士用手機關槍擊退。死傷之敵，達三百名。守衛公府之警衛團，亦與叛軍對抗，堅守府門，叛軍終不得逞。相持至正午十二時，叛軍旅長李雲復以步兵衝鋒無效，乃用速射礮注射公府，猶以爲未足，蓋彼以爲總統尚在粵秀樓，不能出險，故又用煤油燒燬粵秀樓。至公府之棧橋，杜絕出路，必欲總統葬身於粵秀樓而後已。及抵抗至下午，衛士彈盡援絕，不得已爲叛軍繳械。言明繳械後，叛軍不得再施射擊，孰知其凶暴蠻

橫，不顧人道。當衛士與黃馬二副官護衛總統夫人出府時，彼在府前，猶用機關槍掃射不息，以致死傷枕藉，慘不忍觀。其伏於公府四周民房內之叛軍，自昨夜十時起，專伺總統乘汽車出府時，以逞其狙擊之計者，至此尙未有見總統汽車出外，乃再入府搜索，遍覓不見，始知總統已於昨夜步行出府，其計竟不得逞。如果昨夜總統乘車出府，其不死於槍礮之中，亦必死於伏兵狙擊之下。幸總統卒能冒難出險，轉危爲安，叛軍無如何矣。總統上軍艦後，以陸地盡爲叛軍所據，乃率各艦集中黃埔，準備進攻廣州叛軍，實行其戡亂平難之策。

十七日

——對五總長之言——

辰刻，外交總長伍廷芳及衛戍總司令魏邦平來艦，晉謁總統，商議招討事宜。總統令魏司令所部集中大沙頭，策應海軍，進攻陸上之叛軍，責成其恢復廣



州防地。又爲伍總長言曰：「今日我必率艦隊擊破逆軍，戡平叛亂而後已。否則，中外人士必以爲我已無戡亂之能力，且不知我之所在。如畏懼暴力，潛伏黃埔，不盡職守，徒爲個人避難偷生之計，其將何以昭示中外乎？」伍總長聽之，乃卽離艦登陸，通告各國駐粵領事，嚴守中立。自伍總長離艦後，總統卽率永豐、永翔、楚豫、豫章、同安、廣玉、寶璧各艦出動。由黃埔經過車歪礮臺，駛至白鵝潭。乃命各艦對大沙頭、白雲山、沙河、觀音山、五層樓等處之叛軍，發礮射擊。各叛軍聞聲落膽，皆紛紛棄械逃遁。各艦乃沿長堤向東前進，照指定目標礮擊。故人民之於是役，損傷甚微。而叛軍死於礮火者，約數百人。當時因陸上部隊不能如期發動，故礮擊後，叛軍乃得潰而復聚，其亂卒不克平。各艦乃經中流砥柱礮臺回至黃埔，會議第二次進剿之計。

十八日

——叛軍圖謀海軍之一——海軍不比湘軍——陳炯明之電——

陳炯明以鉅款派人運動海軍內變，幸海軍上下，一心一德，服從總統命令，始終如一，不爲利誘；並謂其使者曰：「吾海軍不比湘軍供人欺弄，以二十萬現金賣我總統，而博得一叛逆之名也。」是日，陳炯明致電伍總長轉請總統下野，詞極悖逆。伍總長置之不覆，但有憤恨而已。

十九日

——堅守待援——

總統以手書致前敵李總長、許軍長、朱總司令、彭總司令、黃司令、李司令、梁師長等，令各軍迅速回粵平亂，有一堅守待援，以圖海陸夾攻，殲此叛逆，以彰法典」等語。先是十四日陳炯明來電，請財政次長廖仲愷往惠州商議要事，經過石龍，卽被其部下扣留。是日聞已用錄鏑重刑，解往兵工廠監禁。同志聞之，爲之

髮指，僉曰：「陳炯明信義淪亡，其殆禽獸之不若矣！」

二十日

——叛軍請求海軍停戰——叛軍慘無人道——

海軍溫司令應叛軍之請求，商議停戰辦法，得總統許可，乃率永翔、同安二艦駛入省河，與叛軍會議停戰條件。是日叛軍進駐韶州城，大肆搶掠。廣州城自十六日以來，搶掠燒殺，至是愈烈，甚至白晝姦淫，肆無忌憚。東關一帶居民，有被搶至二十餘次者，有一女輪姦至五六次之多者，其慘無人道之行爲，不勝臚舉。陳家軍之獸性，至此發揮殆盡。

二十一日

海軍官長士兵各舉代表，前來永豐坐艦，聲明一致服從大總統，至死不渝。總統嘉獎之。

二十二日

各處義軍並起。黃埔附近，有徐樹榮、李天德、李安邦等各司令，集中所部，約有千餘勁旅，軍威大振，與海軍協商攻取魚珠、牛山各礮臺之計，以免黃埔海軍受其監視之禍患。

二十三日

——伍總長代我先死——

總統聞伍總長逝世噩耗，涕泣不能自抑。海軍將士，怨憤更烈。總統以溫語慰之曰：「今日伍總長之歿，無異代我先死，亦即代諸君而死。爲伍總長個人計，誠死得其所。惟元老凋謝，自後共謀國事，同德一心，恐無如伍總長其人矣！吾輩惟有奮勇殺賊，繼成其志，使其瞑目於九原之下，以盡後死者之責而已。」

二十四日

——對訪員之談話——有非常重大之責任——守法盡職——違法之舉非吾

所爲——

士密西報訪員訪總統於永豐艦。是日爲伍總長逝世之第二日，總統悲哀之色，尙未稍減，乃以沉毅溫厚之態度出見訪員，首以「伍總長逝世，爲吾中國大不幸之事」以告訪員。其後與訪員談話甚長。惟對於行使總統職權一節，尤爲確切。總統言：「我爲國會議員所選舉之總統，故對國會議員負有非常重大之責任；現時我在軍中，所以照常行使我之職權也。如我放棄職權，則對國會爲違法，對國家卽爲叛國。卽使我欲辭職，亦當向選舉我爲總統之議會正式辭職也。廣州自陳炯明主使其部下叛變以來，至今已將旬日。吾與叛軍始終奮鬥，堅持不怠者，亦惟守法盡職，對我國會與國家，負有完全責任而已。如我輕棄職守，偷生苟安，是自背初衷；從此『上無道揆，下無法守』，其將何以立國？吾又何必

創造民國，枉費此三十年來慘淡經營之精神乎？吾誓必戡亂，以謝國人違法之舉，非吾孫某所爲也。」

二十五日

——全體士兵入黨——

海軍士兵全體加入中國國民黨，填寫誓約，表示其服從總統。始終不渝之決心。間有士兵來問其官長「與叛軍商訂條約，是否得總統之許可」者。總統頷之，海圻各艦士兵，疑其溫司令與叛軍議和，恐有不利於總統之舉，故不許其司令回艦。總統爲之解釋勸慰，始得無事。

二十六日

叛軍圖謀海軍之二——

叛軍圖謀海軍益急。其始，賄買吾海軍官長之計不成，乃隨運動民軍，聯絡

河南叛軍，圖襲我黃埔海軍。總統得此報告，即令海軍溫司令特別戒嚴。

二十七日

深信海軍——

聞海軍高級官長有與叛軍議和，行將成爲事實之說。且聞陳炯明派吳禮和已來肇和，與該艦長某接洽妥貼。總統聞之，皆一笑置之。深信海軍各將領深明大義，決不爲人利誘，毫不疑惑。故各將領對總統擁戴益力，由是上下相得益彰，謠言漸息。

二十八日

長洲要塞敷設地雷告竣，海軍陸戰隊舉代表來謁總統，表示服從總統之意。且謂聞其司令孫祥夫已爲叛軍賄買，並有逐長洲要塞司令馬伯麟以自代之說。總統力闢其爲子虛，惟以嘉言慰藉，勉其服從上官而已。

## 二十九日

——叛軍某祕書之函——陳炯明誤在「偽」字——

浙江盧督代表鄧君、貴州代表李君、來黃埔晉謁總統於永豐坐艦，晤談甚久。總統專以國事勉勵各代表，而不及其他。是日，叛軍某祕書辭職，來書報告陳炯明近日致葉舉各電，謀害益急，並痛斥陳炯明詐偽之行。其中有云：「……陳炯明人格破產，良心掃地盡矣。彼之贊成文化運動，提倡社會主義，以及主張今日之聯省自治者，無非迎合人心，利用潮流，以求達其個人之權利與虛名而已。究其實在，則彼對於文化與社會各問題，固未嘗澈底研究，毫無心得。卽其對於三民主義，至今尙在懷疑誹謗之中。吾昔日以陳炯明爲中國之新民，孰知其乃比頑固守舊之不如者。蓋其人爲一多忌好疑，苟且偷安之人。故無論對於何事，無不信疑參半。所以其所言所行，無一不偽，以其凡事無澈底覺悟，故有此根本



錯誤，倒行逆施之結果。卽如其阻礙北伐，陰謀盤踞者，亦不過利用中國苟且偷安之人心，以破壞此根本解決之大舉。其亦誤於『僞』之一字而已……」若某祕書者，知之較深，故言之較切，異於尋常汎論者也。

三十日

——叛軍圖謀海軍之三——

海軍司令溫樹德下特別戒嚴令。聞敗類何某受叛軍重賄，包辦海軍降逆事。幸各官長深明大義，不爲所誘。各艦長皆來坐艦，聲明擁戴總統，表示其始終服從之決心。

七月一日

——叛軍圖謀海軍之四——

堅守黃埔

陳炯明請罪手書

總統以文天祥

自待——效死民國之初心——

叛軍謀襲長洲要塞。賄買海軍之陰謀，至此益明。總統召集各艦長，研究移動艦隊之利害。考慮結果，惟有鎮定慎重，以靜待動爲是。故總統決心堅守黃埔，各艦長移動西江之議遂息。是日，鍾惶可持陳炯明手書來艦，晉謁總統，請求和解，總統置之不理。茲錄其原函如左：

大總統鈞鑒：國事至此，痛心何極！炯雖下野，萬難辭咎。自十六日奉到鈞諭，而省變已作，挽救無及矣。連日焦思苦慮，不得其道而行。惟念十年患難相從，此心未敢絲毫有負鈞座。不圖兵柄現已解除，而事變之來，仍集一身。處境至此，亦云苦矣！現惟懇請開示一途，俾得遵行；庶北征部隊，免至相戕；保全人道，以召天和。國難方殷，此後圖報，爲日正長也。揣此，卽請鈞安。

陳炯明敬啓  
六月二十九日晚

又魏邦平師長來艦，晉謁總統，問總統可否准其調解。總統僅以大義責之，

並以陸秀夫之歷史勉魏，而以文天祥自待。言：「宋代之亡，尚有文、陸；明代之亡，亦有史、可、法等。而民國之亡，如無文、天、祥其人，則何以對民國已死無數之同志，垂範於未來之國民，以自污其民國十一年來莊嚴璀璨之歷史，而自負其三十年來效死民國之初心乎？」

## 二日

——黃埔堅守之理由——

總統對各艦長說明堅守黃埔艦隊不可移動之理由：（一）以西江水淺，如各艦移至西江，僅留三大艦在黃埔，則海軍以分而力弱，大艦或爲逆軍所買，則將來更難取勝；（二）以大本營一離黃埔，則長洲要塞必失，廣州附近水陸形勝，盡入叛軍範圍之中，牽制更難，賊燄必張；（三）以總統移駐西江，其地面較廣，活動雖易，然黃埔爲廣州咽喉，且有長洲要塞，其地點重要，非西江可比；且

總統駐於黃埔，廣州雖失，猶易恢復，威望仍在，如移西江，地勢偏僻，無以繫中外之望；（四）海軍如往西江，重來省河較難，如北伐軍回粵，不能奏水陸夾擊之效；（五）移駐西江而棄長洲天然之要塞，另謀陸上根據地，能否占領，尙不可知，且西江各部陸軍，態度不明，能否爲吾所用，尙未可必；如果陸上毫無根據，陸軍又不奉命，則海軍勢絀，可立而待。有此五害，故動不如靜，堅待北伐軍速來，以備水陸夾攻省城，則賊亡有日也。各艦長悅服，表示始終服從總統而退。

### 三日

——叛軍恫嚇海軍——

汪精衛、古應芬二君來艦，晉謁總統。是夜，魚珠礮臺叛軍知照海軍司令，限海軍於本夜十二時退出黃埔。海軍將士聞之，憤激異常。海圻、海琛、肇和各艦將士，舉代表來謁總統，請求總統速下攻擊魚珠命令，俾可先發制人。總統知士氣

振發，可以一用，乃卽下令：命海軍卽向魚珠、牛山各礮臺射擊；又命海軍陸戰隊，及各司令所部陸軍，由海軍掩護過江，同時進攻魚珠、牛山兩礮臺。不意逆軍怯餒，卽來求和；而在省河之海軍司令溫樹德亦來電勸阻，事遂中止。聞叛軍與溫司令停戰日期，以今日爲限。叛軍以總統未離黃埔，海軍背約，故有此虛聲恫嚇之一「哀的美頓書」。因見海軍將士奮勇強毅，擁護總統，非可威逼，故復來請罪求和也。

#### 四日

——謠言紛起——風聲鶴唳——

聞海軍三大艦有降北圖遁之說。又聞三大艦將私離黃埔，任由魚珠、牛山各礮臺之叛軍礮擊其餘各艦之語。衆說紛紜，人心驚惶已極。當此風聲鶴唳之時，如非總統果斷明決，靜鎮堅守，未有不爲浮說所撼也。

五日

——陳炯明來使乞恕——

魏邦平調和條件——

陳炯明急於求和——

張祕書對

某旅長代表之言——

鍾惶可復爲陳炯明來艦求和，總統以其無誠意，且言「陳炯明對我，祇可言悔過自首，不能言求和。」故不允所請。魏邦平派人來艦商議調停之法：第一，逆軍退出廣州省城，第二，恢復政府，第三，北伐軍停止南下。總統允之。又某旅長派代表來謁總統，總統派張祕書招待。代表言陳炯明願來請罪，乞總統海涵寬容；並言某旅長願以身家性命擔保陳炯明以後斷無叛逆行爲。張祕書言：「某旅長等自願附義討賊，則總統必嘉獎優容，毫無芥蒂。如陳炯明者，飢附飽颺，外強中乾，誘過推罪，嫁禍貽患，實爲此次事變之禍首，亦卽民國之罪魁；如可赦免，則反覆無常之叛徒，皆將興起效尤，其將置刑法紀於何地耶？」

六日

——溫司令曖昧之由來——置死生於度外——

總統致前敵各將領手書，命各軍從速回粵平亂。聞溫司令爲敗類，何某等挾制，故態度益形曖昧。總統言：「我輩既爲國犧牲，當置死生於度外。方寸既決，逆軍其如余何？」又謂幕僚曰：「當此危疑震撼之時，吾人惟有明斷果決，支此危局而已。」是晚，見三大艦突然熄燈，人心搖惑。總統則起居如常，泰然不動，兵士因之漸歸鎮定。

七日

——洪兆麟來便——魏邦平又來艦——寧爲玉碎——不願爲叛逆軍隊擁護之——

總統——

洪兆麟派陳家鼎持函來艦，晉謁總統，言彼擬與陳炯明同來謝罪，請總統

回省，組織政府後，再任陳炯明爲總司令。總統覆函，以大義相責，惟不涉及陳炯明一字。魏邦平復來艦，請求總統發表與六月六日相同之宣言，以責備陳軍各將領，則陳軍必根據此宣言，擁護總統，再組政府。總統以其事離奇，言「……且陳軍甘心叛逆，責備何爲？如其果有悔禍誠意，則可另予其自新之路，先使其廣州附近軍隊，退出百里之外，以免人民遭殃；以廣州完全歸還政府，然後再言其他。否則寧爲玉碎，不願瓦全。吾爲國會選舉之總統，不願爲叛逆軍隊擁護之總統也。」

## 八日

——北伐軍回粵之確息——

艦隊駛離黃埔實況

——第二次謀害總統之毒計——

接許軍長二日由南雄來函，始知北伐各軍，已集中南雄，並悉朱培德總司令所部之滇軍，奮勇尤甚。自六月十六日以來，望眼將穿之北伐軍，至此始得其



回粵平亂真確之報告。總統閱之，爲之欣慰不置。午後，聞三大艦今夜必離黃埔。消息總統決心將各艦移駐長洲要塞後方之新造村一帶，免被叛軍之封鎖。是夜十一時，海圻、海琛、肇和三大艦果升火起錨，駛離黃埔。總統聞此報告，亦即命其餘各艦，由黃埔上游，經海心岡，駛往新造村附近，掩護長洲要塞，以防魚珠叛軍之襲擊。蓋叛軍之計，以爲總統坐艦在黃埔，如三大艦移至他方，則黃埔各艦直對魚珠，皆在其礮臺監視之下，無所掩護。黃埔後方之海心岡，平日水深只有六尺，各艦不能通過。總統坐艦，卽不爲魚珠礮火所燬，亦必爲其封鎖。彼以爲坐艦在黃埔之中，前有礮臺，後無退路，必將任其所爲。殊不料海心岡近來水深至十五尺以上，總統早已派人測定，各艦通過裕如，故臨時乃得從容應變，不爲叛軍所陷。此叛軍謀害總統第二次實施之毒計也。

九日

總統決心，力守長洲要塞，不欲駛入省河，攻擊叛軍，徒滋人民之驚擾。至下午一時後，魚珠礮臺之叛軍鍾景棠所部，竟渡河襲擊我長洲。當時要塞司令馬伯麟所部，開槍應敵，叛軍死傷甚衆。不圖海軍陸戰隊孫祥夫所部，遽豎白旗，投降叛軍，反戈相向，引敵登陸。長洲要塞，竟失之頃刻。各艦兵士聞之，憤恨不置，乃即向魚珠叛軍發礮射擊。徒以子彈缺乏，距離又遠，不能見效。總統乃命令各艦，集中新造西方，收容要塞潰兵。準備進攻車歪礮臺，以爲海軍之根據地。當時各官長以車歪礮臺，地形險隘，礮隊密布，攻克不易，通過更難，故有主張艦隊移至西江活動者。總統言：「各艦由此出動西江，須經過牛山，魚珠之叛軍各礮臺，又有三大艦已在沙路港口，監視我各艦行動，叛軍礮臺，或可鼓勇衝過，而沙路港口之三大艦，監視嚴密，其必妨礙我行動，阻止我通過無疑。故我艦隊，此時惟有

襲取車歪礮臺，駛入省河之一策，其餘皆非計也。一各艦長聞此說明，始釋然無疑，乃皆鼓勇入省，以決此九死一生之策，義無反顧，不稍屈撓也。

十日

——通過車歪礮臺實況——

臨陣先進——

以身作則——

第三次謀害總統之毒計

——對夏稅務司之言——

只知公理公法——

誰謂中國無人——

總統死民國——

上午二時，總統命令永豐、楚豫、豫章、廣玉、寶璧等艦，由海心崗駛至三山江口。拂曉，乃命各艦試射車歪礮臺逆軍之陣地，逆軍發礮還擊。當時各艦以逆軍在車歪礮臺布置周密，彷徨無措，進退莫決；總統以民國存亡，在此一舉，今日之事，有進無退。乃於九時半下令，先以坐艦表率前進，然後再命各艦鼓勇直前，速向車歪礮臺猛擊。——當時豫章艦長歐陽格首告奮勇，攻擊最爲得力。——不料駛近至礮臺附近，逆軍野礮，足有二營之多，密布兩岸，陣地至爲堅固。我軍以

陸上部隊太少，僅攻克東廊一岸，各艦通過時，皆受微傷；而坐艦則連中六彈，死傷尤甚，不能久持；故通過車歪，直入省河白鵝潭，準備召集各艦，以圖再舉。此逆軍在車歪礮臺之兩岸，密布礮隊，注射坐艦，實施其第三次謀害總統之毒計也。各艦集中白鵝潭時，永翔、同安二艦，亦隨卽來歸，故艦隊力量，較前增加。總統經此奇險，不以爲憂，反以爲樂，精神亦倍加於前。當時廣州夏稅務司來艦，晉謁總統，首問總統是否來此避難。總統言：「此爲我之領土，我可往來自由，豈可謂之來此避難？汝言何意，令人不解所謂。」夏乃言：「白鵝潭爲通商港口，接近沙面，萬一戰事發生，竊恐牽涉外國兵艦，引起交涉，不如請總統離粵，俾可通商自由。」總統言：「此非汝之所應言者！吾生平不服暴力，不畏強權，吾只知正誼與公道，決不受無理之干涉也！」夏乃默無一言，如禮辭去。某西人在坐，出謂其友邢文曰：「吾今日方見孫總統之眞面目，是爲中國之眞愛國者。誰謂中國無人耶？」

海軍總長湯廷光來函，請求總統停戰，彼願負責調解。總統覆函允之。其函中有「專制時代，君主尙能死社稷；今日共和國家，總統死民國，分所應爾。如叛徒果有悔禍之心，則和平解決，吾亦所願也。」云。

十一日

——拒絕調停——

總統慰勞海軍將士，以各艦昨日通過車歪礮臺，忠勇奮發，殊堪嘉尙。中國海軍，皆能如昨日之奮往直前，殺敵致果，則前途實有無窮之希望也。總統贊歎不置。下午，接湯廷光總長等議和條件，以兩方敵體相視，且以明日十二時爲限。各士兵聞之，不勝憤激。總統卽命祕書起草，覆絕其調停。函中有云：「葉逆等如無悔過痛改之誠意，卽如來函所稱，准於明日十二時爲限可也。」是晚六時後，水上警察廳所轄之廣亨、廣貞二艦來歸，駛至車歪礮臺，與逆軍對抗數小時，以

艦力薄弱，不能通過，乃與東廊附近陸上各部隊，向江門退卻。

十二日

——洪兆麟之電——

海軍宣言——

洪兆麟又派陳家鼎來見總統，並持洪致其代表與旅長之原電，其中有一余此來立於調人地位，無心利祿，列名通電，絕不贊成」等語，以表示擁護總統之意。總統派人接待，說明陳炯明嫁禍湘軍之毒計。代表大爲動容。海軍各艦長發表宣言：（一）限省城逆軍於二日內撤退，至百里之外，以免人民姦淫搶劫燒殺之苦；（二）以廣州本爲吾政府所在之地，當歸還吾政府自由處置，不得有任何方面之干涉。是晚，聞北伐軍已占領韶關之帽子峯及火山等處，艦隊軍心，爲之大振。

十三日

風浪甚大，船身搖動非常。聞北伐軍飛機，昨日已過韶關，在馬霸、河頭等處，拋擲炸彈，命中甚多。惟盼北伐軍克復韶關，速來廣州，以便海陸軍同時夾擊也。

#### 十四日

聞逆軍在韶關大敗，我滇軍確已占領芙蓉山、帽子峯等要害，軍行甚速，所向無敵，逆軍落膽，省城叛黨，皆現逃遁徵象。韶關不難指日而定。下午，永翔艦駛離省河，聞其奉海軍溫司令之命，故不阻其行。

#### 十五日

海軍各艦長覆廣州全體市民公函，謂總統以民命爲重，故海軍不願輕啓戰端，惟囑其轉告逆軍，從速撤退廣州，以免生靈塗炭也。

#### 十六日

今日爲陳炯明叛亂謀害總統礮擊公府一週月之紀念日也。永豐馮艦長對士兵演說，言：「今日爲陳炯明謀叛一月之紀念日。凡爲中華民國之國民者，皆當留此紀念，以戒世世子孫，無效此叛徒賊子之所爲也。」等語。得報，言韶關尙未爲我軍占領，衆心猶豫。總統言：「事之成敗利鈍，不可逆料；惟有『盡其在我，聽之於天』而已。死生禍福，所不計也。」

### 十七日

前方消息，忽勝忽敗，捉摸不定。惟聞翁源方面，我軍大勝。李逆雲復所部，皆倒戈附義，投誠來降，約千餘人。逆料此後戰局重心，將移至翁源英德方面，而不在韶關之得失也。

### 十八日

得各方消息，皆言我軍已占領韶關，未知其果確否。總統言未得前方報告，



終不敢深信。

十九日

——發現水雷——第四次謀害總統之毒計——

本日接各方消息，乃知韶關仍在叛軍之手。又聞英德附近，已有戰事，其或本軍由翁源繞道而出英德，抄襲韶關叛軍之後方乎？上午十一時，叛軍水雷發現於永豐坐艦附近，距離美國兵艦甚近；幸爆力微弱，雖發亦不中。不然，總統坐艦，未有不爲其所燬也。嗚呼！陳炯明殘忍至此，民國與之何仇，必欲置總統於死地，以逞其一時之快耶？此爲叛軍設放水雷，實行第四次謀害總統之毒計也。同在省河之英、美、日各國兵艦，以叛軍侵害外艦，且無人道，故由其各領事向叛軍提出抗議，不得再有此野蠻舉動云。

二十日

得前方消息：我軍確於十八日占領翁源，惟韶關仍在叛軍之手云。又得許軍長報告，言黃大偉司令所部，已於昨日集中始興，不日即將加入翁源戰綫也。

## 二十一日

——飛機恫嚇——

叛軍圖謀海軍之五

叛軍之處心積慮——

接港友書，知叛軍不支，黃、鄧各逆，連來求和。總統覆函：「如其果有悔禍誠意，不妨允其所請。」本日接各方報告：前數日叛軍屢戰屢敗，韶關確爲我軍合圍，惟尙未占領。叛軍駕駛飛機翱翔於坐艦之上，伺察海軍形勢，以爲恫嚇之計。士兵疑懼，而總統鎮定如常，屹不爲動，因之軍心亦歸平靜。

## 二十二日

總統致李總長、許軍長、朱總司令等慰勞之電：「聞叛軍賄買肇和、永翔二艦來白鵝潭攻擊各艦，誠所謂匪夷所思。叛軍謀害總統，蓋無所不用其極矣！無

論肇和艦喫水甚深，不能駛入省河；即使能之，則海軍將士，深明大義，必不爲其所買。無奈叛軍謀害心切，不計可否，徒見其枉費金錢，多耗人民脂膏而已。一晚，在芳村岸邊，捕獲叛軍徐直一名，據供爲僞江防司令周天祿派來偵察海軍形勢，令其設放魚雷也。叛軍始則賄買我海軍內變，繼用水雷以炸坐艦，又用飛機示威恫嚇，皆不爲其所動；今復將以魚雷來襲海軍，謀害總統矣。跡其用心，無日不思謀害我艦隊中之總統，以求逞其逆圖，而置平昔恩義於不顧。是真所謂狗彘不食其肉者矣！

### 二十三日

第五次以魚雷謀害之毒計敗露

無時不在危險之中

徐犯口供，自認其爲周天祿派來偵察地形，設放魚雷；且言叛軍日前已買到魚雷五箇，以重金請某國海軍軍官包辦設放；又言叛軍圖襲海軍之計：水上

用小輪船數十艘襲取各艦；陸上在河南芳村兩岸，用礮射擊海軍，爲之助攻。可知陳炯明謀害總統之心，有加無已。此叛軍第五次謀害總統之毒計也。本日消息，皆報我軍在韶作戰，大獲勝利，惟不知其勝利究至如何程度。前方雖勝，而艦隊中之元首，無時不在謀害危險之中；因之望我前方各軍速勝之心，益綦切也。

## 二十四日

各方消息：我軍在韶關大勝。熊略與洪兆麟所部，昨今兩日皆已陸續運往北江附近參戰。熊略亦於是日前進。大義不明，人心叵測，一至於此，可歎孰甚焉！

## 二十五日

——陳炯明嫁禍之心——

洪其刺鄧乎——

陳炯明之長技——

洪兆麟附逆不足奇——

今日前方消息，又捉摸不定，未知究竟勝負如何。消息隔絕，交通阻礙，殊爲作戰一大缺點也。聞洪兆麟今日前往翁源方面督戰。嗚呼！人心莫測，恩以仇報，

陳炯明之惡德爲不孤矣！陳炯明宣傳鄧鏗爲洪派人暗殺，以爲洪懷恨挾嫌，報復其排斥至滬之仇。又言六月十六日圍攻總統府，爲洪兆麟急電促成。故圍攻公府，惟洪師所部之湘軍，而非陳炯明本人所願也。是耶，非耶？吾不得而知其究竟。惟陳炯明推禍諉罪，損人利己，是其長技。此次謀害總統，其事果成，乃必假仁假義，解散其起事之軍隊，屠殺其謀害之官長，以爲一手掩盡天下人耳目之計；如果事敗，其必推諉於僚屬，而已則潛伏惠州，似未預聞其事者；是其所爲，皆善於自處地步。今日受其指使之奴才，將來卽爲其屠烹之功狗，一司馬昭之用心，路人皆能知之；一奈何湘軍願受其欺弄指使，而不知烹狗之禍，卽伏其中也！總統言：「將士沾澤被恩，無如陳炯明之厚者。今陳且叛亂，則洪熊等之背義附逆，更不足奇矣。」

——叛軍某副官長之談話——不可與共安樂——

陳炯明之四有四無——某軍

必有反正之日——「陳鍾馬」親之死黨——

本日消息：我軍自二十三日以來，連獲勝仗，叛軍狼狽之狀，不可言喻；廣州叛黨，亦恐惶萬分。某旅長派其副官長來沙面見程次長，言其所部不願附逆自殺，以污辱其向來忠勇之名譽，請總統勿信謠傳，免致離間。且言：「其各官長皆知陳炯明可與共患難，而不可與共安樂者；其人性質，有私無公，有我無人，有親無友，有口無心；冒人之功，諉己之過；陰狠險詐，褊狹貪隘，如今日有求於我，則卑躬屈節，欺詐奸僞，凡爲人之所不屑爲者，而彼竟爲之；倘一旦時過境遷，功成事畢，則負恩忘義，背信失約，舉凡人類所不忍爲者，而彼亦必忍爲之；故數年來，無論其戰時平時，偶獲勝利，則趾高氣揚，驕橫跋扈，暴戾恣睢，爲所欲爲，忘其所以；如遭挫折，則恍惚迷離，怯餒驚慌，垂首喪氣，手足不知所措，人謂其爲十二世紀

之梟雄，則其膽力不足比；如謂其爲二十世紀民主主義之妖孽，則其陰謀邪說，皆不足以惑人心而亂天下。吾無以名之，名之曰：『疑忌嫉妒卑鄙惡劣之小人，寡廉鮮恥人面獸心之敗類。』吾軍素明大義，決不充其『陳鍾馬』親之死黨，以保一家一族之驅使，而受人魚肉也。」又云：「某師長親赴前敵，專爲視察情形，決不充任總指揮名目。我軍一俟其反省，擬即聯名發表宣言，以爲擁護總統，脫離叛軍之表示。」總統派員慰之曰：「如某軍甘心附逆，執迷不悟，則不過爲叛逆陳炯明私人之功狗，終見其自殺而已。倘能覺悟自警，反正附義，尙不失爲悔過之良好軍人。」吾固知某軍必有悔悟反正之一日也。

## 二十七日

接許軍長與李總長十九日來電，報告戰況，乃知前方連獲勝仗消息，皆非子虛。又知湘軍陳嘉佑旅長所部，已集中仁化縣，不日即可加入戰綫。總統閱之，

不勝欣慰。本日接各方消息，皆言叛軍大敗，然尙未證明韶關爲我所得也。

## 二十八日

——仲元死不瞑目——

本日消息：我軍尙未占領韶關，而翁源方面，且有敗退之耗，殊爲疑慮。總統致電李總長，慰勞前敵將士，並令其指揮前方各軍，以收統一之效。聞第一師已在翁源方面附逆參戰，總統言曰：「該軍如此，仲元死不瞑目矣。」

## 二十九日

——叛軍圖謀海軍之六——

接許軍長二十三日來電，報告戰況，甚爲得利。且知翁源失而復得，黃大偉司令所部，亦已加入翁源戰線。陳嘉佑旅長所部，即可進攻樂昌云。是夜八時許，叛軍乘民船由車歪礮臺方面駛入我海軍防線，冀圖襲擊海軍。幸爲我哨船發



覺，開槍擊退。

三十日

——圖襲海軍之船艘——

探報陳炯明派陳永善在江門裝修鋼板小輪船三十二艘，招募敢死隊三百名，預備襲擊海軍之用。總統言：「敢死隊純出於自願犧牲，豈可招募而得？且何處去招募如許敢死隊，與領江之人陳炯明謀害之心雖切，此種伎倆，終無如我何也。」傳令各艦將士嚴密防守，勿自驚擾。

三十一日

總統致李總長、許軍長電，授其作戰方略；又致前方各將領函。本日叛軍方面戰報，言追擊我軍至周田、大橋等處；惟對於仁化、樂昌方面戰事，毫未提及。如果其深入周田，必爲吾始興、仁化兩軍所夾擊。總統深信我軍退卻，必有計劃，不

致倉卒無紀也。

八月一日

——艱苦困難倍於前敵——

今日前方消息沈寂，不知勝負究竟如何。各艦將士皆有爲之青年，惟動激意氣，不顧大體，且缺乏互助精神；士兵又多分省界，易滋誤會。於此一月餘日，總統在艦之苦心孤詣，排難解紛之勞劇，比諸前線作戰之困難，更甚十倍。如稍無毅力堅忍之心，決不能維持至於如此之久也。

二日

近日前方消息不利，而總統則泰然如常，毫不以失敗爲念；深信最後之勝利，必歸我軍，故絕無沮喪之態。

三日

總統致某師長函，說明北伐軍決無爲逆軍消滅之理，令其從速起義，以挽回前方戰局。總統對幕僚言：「軍事之得失與成敗，當聽其自然，不可勉強而行，徒使人以難堪，其事或有非人力所能爲也」云云。

#### 四日

##### ——判斷戰局——

前方消息言我軍已失始興，殊非意料所及，疑信參半。總統判斷前方戰況，言：「七月廿九日以前，我軍左、中兩路，似皆敗退；惟右路仁化、樂昌方面之滇湘軍仍能堅持陣地，且有進步，則七月間第一期作戰結果，我軍不得謂之失敗，尙望其能即日取勝，挽回以後戰局耳。」

#### 五日

##### ——防備嚴密——將士用命——

叛軍用小輪襲擊艦隊之風聲益急，總統面授各艦長以防備計劃，布置完備，不患叛軍之來襲也。各艦士兵亦振作精神，服務習勞，日夜不息，毫不見其倦怠之色，總統言：「吾國海軍皆能如今日艦隊將士服從命令，則國事早定，豈復有如此次之變亂乎？」各國海軍見我將士勤勞守職，日夜不倦，亦爲之贊歎不置；嘗對總統曰：「貴國海軍士兵能如此服從堅守，陳炯明雖有三百艘小輪船，三千人敢死隊，亦無所施其技矣。」

## 六日

——卓識定力——

致李總長電，問其前方戰況之勝負究竟如何。有人來艦報告，言「南雄已於四日失守，確爲叛軍佔領。」惟另一消息，又言我軍已反攻至江口者，有言叛軍翁式亮已因傷斃命者，有言某方軍隊已與叛軍脫離關係，宣布獨立，動員來

省者：各方報告紛紛不一，至難判斷。總統言：「須得其確實報告，方可深信，此皆不足爲憑。惟有照前定計劃，慎防敵襲，鞏固艦隊，靜待前方確實報告而已。」

七日

——離粵之議——

堅忍之心——

各方消息皆言我軍敗退，南雄爲叛軍佔領，惟未得前方報告，不敢信以爲真。有人言：「前方既已失敗，總統已無留粵之必要。蓋逆軍後方之兵力，已難牽制，此時又不能集合各方義軍，攻取省城；而前方基本部隊之戰機，決非一時所能挽回；則總統在粵，昔日之所謂維繫軍心者，已失其效。如仍株守軍艦，徒冒無謂之險，有何益處？此時當以速離廣州，別謀進取，以安置前方軍隊爲要圖也。」

總統言：「須得前方確報，則我心方安。否則輕離艦隊，放棄職守，其將何以對前敵與艦隊各將士耶？」故總統決心，如一日不得前方敗退確報，卽一日不離廣

州艦隊也。

八日

——深念前方將士之心——安定如常——

居正、程潛二君來艦，商議總統行止。總統以未得前方確報，決不輕棄職守；又言：「敵報不足信。如前方軍隊未退，以我離粵，牽動前方軍心，因以致敗，則我將何以對前方兩萬餘人爲我犧牲之將士耶？」故其決心屹不爲動。各方消息言逆軍裝製小輪船鋼板已妥，必來襲擊艦隊。其言日日如此緊急，而終未見其來襲。總統料其必無來襲膽量，是以日日在驚濤駭浪之中，而日日安定如常也。

九日

——陳炯明第六次最後之毒計敗露——嫁拳匪之禍以害總統——決議離粵——

——離粵實況——一息尙存——對外名論——德俄與中國之關係——

有人密報陳炯明襲艦計畫，專襲坐艦一艘，一方面賄買坐艦士兵中立，不加抵抗；一方面賄買某艦官長發礮，射擊沙面外人居留地，假作抵抗之勢，以爲礮由艦隊所發，使外人干涉，以拳匪之禍嫁於總統。陳炯明謀害總統之計，狠毒如此，殊非常情所能測也。總統聞之，言：「吾信陳炯明或有此計。然今日幸已敗露，當不致爲所陷害。吾可派人通告各國領事，囑其自衛；如果有此慘無人道，嫁禍貽患之不軌舉動，陳炯明當負其責也。」是日，某顧問來報，言：「前月杪南雄確爲北軍占領，故前方報告，不能達到。北伐軍已於六日退龍南，此息確實無疑。」總統以某顧問向不輕言戰情者，聞其報告，乃召集各艦長會議，僉稱：「贛南失陷，南雄不保，前方腹背受敵，戰局必危。總統株守省河，有損無益。」遂議決離粵赴滬之計，并託某顧問通告各國領事，以總統即日離粵之事。當時本擬趁搭商輪，公然離粵；後承英領事聲言：「孫總統如果離粵，則吾可派礮艦摩漢號護送。」

總統往港，不必另搭商輪。明日且有俄國皇后號郵船由港往滬，如孫總統決意赴滬，請於下午三時趁摩漢礮艦赴港，本領事可以電知香港，預備艙位也。一某顧問回艦，報告英領事之意。總統以其盛意難卻，故決於下午三時，率慕僚離粵。艦隊善後事宜，委託林直勉秘書，李章達參軍二人代爲妥辦。并發一月恩餉，以獎勵艦隊官長士兵忠勇勤勞之功績。四時，摩漢號礮艦由廣州出發。七時，出虎門要塞。總統自六月十六日蒙難以來，至此方離廣州。總統與慕僚言曰：「不圖吾與君等竟得脫險，以有今日。一息尙存，此志不懈。民國責任，仍在吾人身上，不可輕棄，以自負初心也。」當晚悲歌慷慨，與慕僚談時局及外交事，至深夜二時後始就寢。茲錄其對於外交一節之談話如下：

總統言：「美國素重感情，主持人道；法國尊重主權，又尙道義，而英國外交，則專重利害，惟其主張，中正不偏，又能識別是非，主持公理，故其對外態度，常不



失其大國之風，在在令人敬愛。吾國建設，當以英國公正之態度，美國遠大之規模，以及法國愛國之精神爲模範，以樹吾民國千百年永久之計。然而今日中國之外交，以國土鄰接關係密切言之，則莫如蘇維埃俄羅斯。至於國際地位言之，其與吾國利害相同，毫無侵略顧忌，而又能提攜互助，策進兩國利益者，則德國是也。惜乎國人不明俄德真相，徒以德國大戰失敗爲不足齒列，而不知其固有之人才與學問，皆足資助吾國發展實業，建設國家之用也。又以爲俄國『布爾歇維克』爲可怖，而不一究其事實。吾憶三年前，日本參謀本部員某，訪余於上海，問余：『是否贊助俄國之無政府主義者？』余答曰：『俄國列寧政府組織完備，固爲其堂堂正正之政府，焉得指其爲無政府耶？』該員聞此，亦不知其言所自出，乃竟不能復答。今日吾國人士對俄之恐怖心，固猶如昔。至於今日俄國之新經濟政策，早已變更其共產主義，而採用國家資本主義，並弛私有之禁，其事

已逾一年，而國人不察，至今尙指其爲共產主義，爲過激派。其故蓋由某國不能發展其侵略主義於東亞，而又與俄國利害衝突，積不相能，故俄國明明有政府，乃強指其爲無政府；俄國早已弛去私有之禁，而又宣傳其爲共產國，爲過激派；以彼之恐怖而不相容者，而又忌人締交親善，故特布此恐怖之宣傳。吾國外交，本非自主，向落人後，而又不能研究其利害與得失之所在，殊可歎也！今後吾國之外交，對於海軍國固當注重；而對於歐亞大陸之俄德二國，更不能不特別留意；不宜盲從他國，致爲人利用也。」

## 十日

——經過香港——

上午六時，船抵香港，旋即趁俄國皇后號郵船。香港政府派員前來，照料一切。正午十二時，由香港啓碇，出口歸滬。

十一日

總統在船接廣州英領事無線電，通報白鵝潭海軍情形，及保護人員離粵往港事。總統覆電感謝。

十二日

——聯省自治與分縣自治之利弊——

總統在船決定宣言大旨。當討論宣言主旨時，總統以聯省自治與分縣自治二者言之爲尤切。至其大意，以中國各省之土地與人民，皆比世界各小國爲大而且多，故各省之自治，可不依附中央而有獨立之能力。中國此時所最可慮者，乃在各省借名自治，實行割據，以敢分崩之兆耳。故聯省自治制之所以不適用於今日之中國也。至言真正民治，則當實行分縣自治。蓋縣之範圍有限，凡關於其一鄉一邑之利弊，其人民見聞較切，興革必易，且其應享之權利，亦必能盡其

監督與管理之責；不致如今日之省制，大而無實，復有府道界限之爭也。分縣自治或不免其仍有城鄉區域之分，然其範圍狹小，人民辨別較易，以其身家攸關，公共事業之善否與是非，當不致爲中級社會所壅蔽；且因其範圍不廣，故其對於中央，必不能脫離而稱獨立也。至如今日之所稱爲聯省自治者，如果成立，則其害上足以脫離中央而獨立，下足以壓抑人民而武斷，適足爲野心家假其名而行割據之實耳。吾之主張聯省不如分縣者以此，當世明達，必有抉擇也。

### 十三日

——與徐同時下野之謬說——希望統一之事實——寶貴尊嚴之名詞——革命

與叛逆之別——獎勵革命——

總統在船，有人言陳炯明自認此次廣州叛亂爲革命，視總統爲南北統一之障礙，故要求總統實踐與徐世昌同時下野之約言也。總統言「與徐同時下

野之約言，不知其從何而來。吾在民國元年，曾有『與宣統同時退位』之語，而今日『與徐同時下野』之說則無有。其或造謠生事者，根據於『與宣統同時退位』之語而來，不過假此以熒惑世人耳目耳。如吾果有『與徐世昌同時下野』之語在前，是無異承認其爲合法，承認其爲正式總統，安能爲之？吾之就總統職者，乃知名器之不可假借，職權之不可虛懸，正名定位，不使是非混淆，以亂天下人之耳目。名分既定，則吾自無與徐同時下野之理。至於南北統一之議，則吾已於六月六日宣言，表示與北方停戰言和，以望統一之成，焉得謂之統一之障礙哉？至於革命與叛逆之名，則不可絲毫假借，其理甚明。蓋革命爲一寶貴尊嚴之名詞，須知革命有革命之主義，有革命之道德，有革命之精神，法國革命之主義在自由，美國革命之主義在獨立，而吾國之革命，乃求實行三民主義也。故革命之精神與道德，亦皆由此三民主義而出。至於陳炯明此次叛亂之行爲，縱

兵殃民，圖襲謀害，適與革命之精神與道德成一反比例；而其主義則在盤踞與割據，以逞其一己之私慾而已。此革命與叛逆之所以分，不容絲毫淆亂者也。借令彼能堂堂正正，以革政府之命，則革命爲吾人所樂許，吾且獎勵之不暇，焉能禁人之不欲加諸我也？惟亂臣賊子不得借湯武神聖革命之名詞，以實施其篡竊欺盜之行爲耳。猶之魏、晉、宋、齊之禪代，不能僞託唐、虞、商、周之美名。此稍治歷史者所能別之；而況共隸於一護法旗幟之下，大業未終，自叛降敵，乃可謬援名稱，以自掩飾？公道在人，豈能盡欺耶？」

#### 十四日

上午，在吳淞登陸，安抵上海。各團體代表等在岸歡迎者，約數千人；聞連日颶風驟雨，鵠立江岸不倦。民情亦至可感。下午，召集同志討論國會與時局各問題。

十五日

——二週月之紀念——

發表護法總統宣言。總統自六月十六日蒙難以來，至此已經兩月，明日又爲陳炯明叛亂二週月之紀念日矣。

## 附錄（一）

### 護法總統宣言

六年以來，國內戰事爲護法與非法之爭。文不忍艱難創造之民國，際於非法者之手，倡率同志，奮鬥不息。中間變故迭起，護法事業，蹉跎數載，未有成就。而民國政府，遂以虛懸。國會知非行權無以濟變，故開非常會議，以建立政府之大任。屬之於文。文爲貫徹護法計，受而不辭。就職以來，激厲將士，出師北向，以與非法者戰。最近數月，贛中告捷，軍勢遠振。而北軍將士，復於此時爲尊重護法之表示。文以爲北軍將士，有此表示，則可使分崩離析之局，歸於統一。故有六月六日之宣言，願與北軍將士提攜，以謀統一之進行。

不圖六月十六日，護法首都，突遭兵變。政府燬於礮火，國會遂以流離。出征



諸軍，遠在贛中，文僅率軍艦，倉卒應變；而陸地盡爲變兵所據，四面環攻；益以礮壘水雷，進襲不已。文受國會付託之重，護法責任繫於一身，決不屈於暴力，以失所守；故冒險犯難，孤立堅持，至於兩月之久，變兵卒不得逞。而軍艦力竭，株守省河，於事無濟，故以靖亂之任，付之各處援師，而自來上海，與國人共謀統一之進行。迴念兩月以來，文武將佐，相從患難，傷亡枕藉。故外交總長伍廷芳，爲國元老，憂勞之餘，竟以身殉，尤深愴惻！文之不德，統馭無方，以至變生肘腋，咎無可辭。自兵變以後，已不能行使職權，當向國會辭職；而國會流離顛沛之餘，未能集會，無從提出。

至於此次兵變，文實不知其所由起。據兵變主謀陳炯明及諸從亂者所稱說，其辭皆支離不可究詰。謂護法告成，文當下野耶？六月六日，文對於統一計劃，已有宣言，爲天下所共見。文受國會付託之重，雖北軍將士，有尊重護法之表示，

猶必當審察其是非與誠僞，爲國家謀長治久安之道，豈有率爾棄職而去之理？  
陳炯明於政府中爲內務總長，陸軍總長——至兵變時，猶爲陸軍總帶，——果  
有請文下野之意，何妨建議？建議無效，與文脫離，猶將諒之。乃兵變以前，默無所  
言，事後始爲此說，其爲飾辭，肺肝如見。按當日事實，陳炯明於六月十五日，已出  
次石龍，嗾使第二師於昏夜發難，槍擊不已，繼以發礮，繼以縱火，務使政府成爲  
煨燼，而置文於死地。蓋第二師士兵，皆爲湘籍，其所深疾，果使謀殺事成，即將歸  
罪，以自掩其謀，而兼去其患。乃文能出險，不如所期，始造爲請文下野之言。觀其  
於文在軍艦時，所上手書，稱大總統如故，可證其欲蓋彌彰矣。——陳炯明以免  
職而修怨，葉舉等以飭回防地而謀生變耶；無論以怨望而謀不軌，爲法所不容；  
卽以事實言之，文於去年十月，率師次於桂林，屬陳炯明以後方接濟之任；陳炯  
明不惟斷絕接濟，且從而阻撓。文待至四月之杪，始不得已，改道出師。於陳炯明

呈請辭職之時，猶念其前勞，不忍暴其罪狀，仍留陸軍總長之任，慰勉有加，待之豈云過苛？葉舉等所部，已指定肇陽羅高雷欽廉梧州鬱林一帶，爲其防地。乃輒率所部，進駐省垣，騷擾萬狀。前敵軍心，因以搖動，飭之回防，詎云激變？可知凡此種種，亦非本懷，徒以平日處心積慮，惟知割據，以便私圖，於國事非其所恤，故始而阻撓出師，終而陰謀盤踞，不惜倒行逆施，以求一逞。誠所謂「苟患失之，無所不至者。」——且即使陳炯明之對於文，積不能平，至於倒戈，則所欲得而甘心者，文一人之生命而已，於人民何與？乃自六月十六日以後，縱兵淫掠，使廣州省會人民之生命財產，悉受蹂躪，至今不戢。且縱其凶鋒，及於北江各處，近省各縣，所至洗劫一空。人民何辜，遭此荼毒！言之痛心！向來不法軍隊，於攻城得地之後，爲暴於一時，已犯天下之大不韙，今則肆虐互於兩月。護法以來，各省雖有因不幸而遭兵燹，未有如廣東今日所處之酷者。北軍之加兵於西南，軍紀雖弛，有時

猶識忌憚；龍濟光、陸榮廷，駐軍廣東，雖嘗以騷擾失民心，猶未敢公然縱掠。而此次變兵，則悍然爲之。聞其致此之由，以主謀者誘兵爲變時，兵怵於亂賊之名，憚不敢應。主謀者窘迫無術，乃以事成縱掠爲條件，兵始從之爲亂。似此煽揚凶德，汨沒人道，文偶聞野蠻部落，爲此等事，猶深惡而痛絕之，不圖爲此者卽出於同國之人，且出於所統率之部隊，可勝憤慨！文夙以陳炯明久附同志，願爲國事馳驅，故以軍事全權付託。今者甘心作亂，縱兵殃民，一至於此。文之任用非人，誠不能辭國人之責備者也。此次兵變，主謀及諸從亂者所爲，不惟自絕於同國，且自絕於人類。爲國法計，固當誅此罪人；爲人道計，亦當去此蝥賊。凡有血氣，當羣起以攻，絕其根本，勿使滋蔓。否則流毒所播，效尤踵起，國事愈不可爲矣。

以上所述，爲廣州兵變始末。至於國事，則護法問題，當以合法國會自由集會，行使職權，爲達到目的。如此，則非常之局，自當收束。繼此以往，當爲民國謀長

治久安之道。文於六月六日宣言中，所陳工兵計畫，自信爲救時良藥。其他如國  
民經濟問題，則當發展實業，以厚民生，務使家給人足，俾得休養生息於競爭之  
世。如政治問題，則當尊重自治，以發舒民力。——惟自治者，全國人民共有，共治、  
共享之謂。非軍閥託自治之名，陰行割據，所得而藉口。凡此犖犖諸端，皆建國之  
最大方略，文當悉其能力，以求貫徹。自維奔走革命三十餘年，創立民國，實所躬  
親。今當本此資格，以爲民國盡力。凡忠於民國者，則引爲友；不忠於民國者，則引  
爲敵；義之所在，并力以赴；危難非所顧，威力非所畏；務完成中華民國之建設，俾  
國民皆蒙福利，責任始盡。耿耿此誠，惟國人共鑒之！

孫文

民國十一年八月十五日。

## 附錄(二)

### 大總統蒙難紀念錄

中華民國十一年六月十六日之變，陳炯明叛國史及大總統蒙難記二書紀其事頗詳，然亦有未盡者。今日適逢大總統蒙難二年紀念之日，當年隨節諸人均在廣州，曾發起「大總統蒙難二週紀念會」，蒙總理頒給會費三百元。是日午後三時，均至大本營攝影紀念，五時假兩廣鹽運使署謙敘。舊話重提，倍深憤恨。各同志復以當時實錄見示，特爲擇要分別刊登於后，以資紀念，且以備他日革命史之參考也。

#### 一 總統脫險 海軍討賊

陳逆叛變前一日，公府祕書長謝持已偵得逆黨密謀，祕書林直勉連日復

檢獲逆黨通北證據，卽於十五晚九時與參軍林樹巍報告總統。總統謂陳如果叛，則天下之仗義聲討者必不乏人，此時逆跡未彰，未可輕信。十時許，魏邦平復來電報變，總統乃囑警衛司令陳可鈺戒備。至變起一時前，賴達由燕塘某營奔至林樹巍家報告陳軍已分占燕塘一帶高地，丑刻飯訖，卽派大隊犯公府。林得此警報，卽偕大本營輸送隊長陳志雲及林直勉三人，保護元首出府，問道直赴軍艦。是時叛軍迫近公府東南北三面，總統步行桂香街，則爲逆兵截止。林直勉佯稱：一吾父病殆，吾兄弟深夜延醫，乞准通過。一兵猶不許，固請再三，並謂一不信可至吾家察驗。一遂不爲所疑放行。約行十五分鐘，經靖海路。又遇逆兵，總統乃雜行人中，逆未及覺，得達海珠海軍司令部。剛下碼頭，觀音山方面礮聲卽起。總統從容諭溫樹德司令，著各艦準備作戰，並親下諭衛戍總司令魏邦平，督率所部戡亂保民。旋乘小輪至白鵝潭，登楚豫軍艦，並著林秘書草檄發電，暴逆等

之罪。拂曉，元首令楚豫駛赴長洲，召集各艦長會議。未刻，各艦駛至二沙頭附近，始得報告，知公府已於丑刻被燬。魏邦平則報稱所部被困，擬託言調和，突出某處擊賊，約艦響應。及十七日，魏部無動作，楚豫艦長招桂章、永豐艦長馮肇憲等僉請非發礮痛擊，不足以張義聲而寒賊膽。卽呈准元首，與永翔、同安、豫章各艦同時發礮。二時許，逆軍分伏廣州長堤及河南岸邊，還槍夾擊，復於瘦狗嶺發礮，幾中楚豫艦。是役我軍死水兵數名。歐陽格所帶豫章艦負傷尤衆。溫樹德駕駛永翔艦獨不發一礮，元首知有異，卽命艦隊折回長洲。溫恐元首窺破隱衷，亟於是晚自乘永翔復駛至白鵝潭。

## 二 黃埔駐節 義師回援

十七夕各艦回至黃埔，總統就魚雷局設立行營，派林樹巍爲參軍主任，林直勉爲祕書主任兼管會計。總統駐節於永豐艦，連日海軍官兵紛派代表進謁，



表示決心討賊，大總統極爲嘉許。一面委韓恢爲討賊軍總司令，程潛爲湘軍總司令，謝良牧爲中路總司令。一面令祕書長謝持專駐香港，設立機關，司遞消息。居正在沙面打探敵情，兼籌接濟。程等均以無款，少所成就。韓部同志蘇子厚以謀洩被害，蕭芹、王庸等八人被捕，至八月始先後出獄。當時黃埔一帶，僅有馬伯麟、李天德、李安邦、徐樹榮各部，合計不過五百人。不分晝夜，警衛梭巡。除黃埔新洲之外，水陸皆爲敵人封鎖包圍，所恃爲交通者，祇有趁港輪船停止。黃埔時，同志藉此往來耳。長洲對岸牛山、魚珠兩礮臺早爲敵軍所據，而海圻、海琛、肇和三大艦卽橫泊兩礮臺前。三大艦官長態度曖昧，時與叛軍通款，且私與叛軍會議停戰。此時溫之叛跡漸顯。十九日大總統手書密令前敵李協和總長許汝爲軍長，朱益之總司令及各軍長官迅速回粵平亂。是夕，始聞財政部長廖仲愷已於亂前（十四日）爲叛軍所扣留，由石龍解往兵工廠嚴禁，並得報告，夏重民已在

廣三鐵路內，被叛軍寸磔。至廿三夕，黃騷來艦報告伍總長逝世噩耗，大總統聞訊，涕泣不能自抑。逾五日，蔣介石自滬來艦赴難，大總統始爲之一慰。蔣日夜與總統籌畫軍事，適得溫樹德與陳逆議和之訊，永豐艦官兵極爲憤激，總統乃向衆演說勸勉。旋即調集會議，長洲司令馬伯麟，力主先收復魚珠、牛山兩礮臺，以免除我方根據地之障礙。大總統以兵力既單，三大艦長官心志無定，此議遂不果行。既而永豐坐艦士兵全體加盟，三大艦士兵亦派代表接洽入黨，並約期舉行全體宣誓儀式，以表示服從擁護大總統之真誠。總統乃派陳羣、楊虎往晤溫樹德，溫拒不見，其謀叛之心至是愈露。願以各艦士兵多屬護擁總統，溫等乃急行赴省，由何子奇、劉大同二人撮合介紹，受賄廿六萬，與陳逆私行議和，以守中立爲條件。事聞，大總統乃下令加緊戒嚴，於時內外交迫，適胡毅生由湖南衡州來（前係在桂林奉命赴湘，預備設立大本營）而在前敵之許軍長等亦由贛

州來電云：「聞變星夜回師平亂救帥。」此電係由上海徐樹錚代轉，電文僅十字，然艦上同志之精神更爲振奮，其效力實不啻十萬師也。

### 三 長洲被燬 進駐白鵝潭

大總統堅守黃埔，遠俟北伐軍回戈平亂，近盼西江上游張開儒、關國雄兩部返旆討賊。初以三大艦屏障永豐坐艦，魚珠礮臺不能開礮，遞犯元首，叛將吳禮和復改賄溫樹德，率三艦他離，事又爲我方偵知，總統卽令三大艦礮擊魚珠礮臺叛軍，蓋以覘其態度也不意溫竟抗命，而三大艦士兵亦竟終爲溫利誘威脅，於八日夜九時息燈起錨，駛離黃埔。但我方得訊在先，越一小時，總統率各艦駛退上游，繞向新洲附近，以掩護長洲礮臺，且避魚珠礮臺之敵礮。七月九日下午一時二十分，魚珠礮臺叛軍，遂開礮向魚雷局方面射擊，第一礮卽擊中要塞司令臥室。先一日李祕書祿超由駐港機關，攜款來艦，預備三時搭輪返港。是時

適在室內，礮響屋塌樑折，登時發火，李身陷其中，逾時冒煙突出，始免於難，而腿兩部均傷。旋復奉命赴港。當叛軍開礮之始，我方長洲礮臺本可還擊，無如各臺礮門早爲溫樹德騙去。司令馬伯麟乃合徐樹榮、李安邦、李天德各部同上小輪，用機關槍、步槍向敵陣橫掃，至彈竭始止。不料海軍陸戰隊已豎起白旗降敵，大總統聞報，鎮靜如常。會豫章、楚豫兩艦，還礮擊敵，及晚卽事收容。旋開會議，僉謂至此祇有移駐西江及進駛白鵝潭二策。議定，大總統復集同志演說，略云：「今日爲正義與暴力決鬥，明晨進駛白鵝潭，有萬死無一生，大家均宜勉力！」衆聞言益奮。翌晨，各艦向省城出動。先由豫章艦發礮，向車歪礮臺攻擊，各艦且攻且進。八時許，將經車歪礮臺，大總統令永豐坐艦前行，豫章、楚豫、廣玉、寶璧以次隨後。當是時，革命黨奮不顧身與血肉相搏之壯烈精神，殆充滿於車歪兩岸。礮臺逆軍發礮甚烈，彈下如雨，專向永豐施擊，以爲大總統坐艦也。坐艦中彈六處，最

要者艦首一彈距總機關祇離四寸左右。總機關若毀，艦不能行，將一任叛軍所爲矣。永豐艦上計傷十餘人，旗手（忘其名）爲敵礮炸碎，水兵死二人，同志牛海濤被彈貫通前胸，猶能攀槍還擊，勇哉！礮火極猛時，蔣介石在艦面指揮，總統猶觀書自若，其鎮定雍容之態可掬。及聞官兵受傷，輒自起相助裹創。是役也，永豐大礮彈已絕，邊礮百餘顆祇餘其七。

#### 四 逆軍詐和 謀炸坐艦

當各艦過車歪礮臺進白鵝潭時爲七月十日。第二日原駐白鵝潭之永翔、同安二艦前後來歸，聲威益震。叛軍謀緩我兵，於是有調停之說。彼奔走調停者，均不自知爲陳逆所利用也。前總統駐黃埔時，陳逆曾一度上書總統，詞意卑懇，不數日而魚珠之礮發矣。陳上書後二日，魏邦平亦來黃埔，經總統勉以大義，魏更指天誓曰：「擁護帥座。」及艦至白鵝潭，湯廷光出請停戰，願任調和，洪兆麟

亦派陳家鼎前來，否認列名請孫下野之事。總統一笑置之，不以爲意，而海軍官兵憤激特甚。十二日，許軍長派人來告，已同朱培德部集中南雄，並稱文官長胡漢民在軍無恙。一月以來，總統之心始乃稍慰。十四日，省探報告：北伐軍確已克復韶關附近要隘，連日英德、翁源復有大獲勝利消息。叛軍乃散布總統病逝之謠，以惑聽聞，繼復實行襲擊坐艦之毒計。十九日午前十一時，總統正午膳，坐艦旁突發絕大聲響，蓋卽叛軍之水雷也。爆炸處幸距永豐尙有二丈餘，而距美艦二一四號則極近，至是各艦更特加緊警戒。艦上諸同志入夜亦分班守衛，除蔣介石外，以二人爲一班，一班二小時，一人一夜須輪值二次。防線之內更由楊虎、馮啟民常駐安順火輪，協同胡文燦、安北一艘晝夜巡邏警戒。果獲放水雷凶犯徐直等二名，供認係受叛黨周天祿主使。

## 五 義軍遭挫 總統赴滬

七月廿九日，復得許軍長報告戰事得手情形，又得湘軍陳嘉佑將抵樂昌之電，二訊皆佳。惟同日又得省探李文濱報告叛軍陳永善在江門已備鋼板船三四十艘，募敢死隊數百名，將來專襲坐艦。謝祕書長在港，亦得有同樣消息，數日間，共得類似上述之報告者計有二十餘起。總統以此均係叛軍恫嚇方法，並諭衆人當鎮靜處之。詎數日後，北伐軍稍沈寂，香港機關轉來報告亦日惡一日，卽省探在叛軍兵站部中得來報告，亦謂北江消息，我軍已敗。大總統以勝敗過速，疑信參半。乃急遣同志前往梧州，催促關國雄協同劉震寰迅出奇兵，直下肇慶，進攻廣州。關國雄本約定八月二日在梧發動，逮林樹巍攜款到梧，關又陽奉陰違，致劉震寰一部不能單獨舉動，柳州滇軍張開儒一部又受阻礙，西江方面正在停頓中，北伐軍失勢消息又已證實。居正、程潛乃由沙面來艦晤總統，商行止方法，蔣介石謂前方消息雖惡，尙未得正式報告，仍宜堅守勿去，總統聽之。至

九日得確報：陳逆賄買坐艦，士兵中立，不加抵抗。一面賄買某艦官長，假爲抵抗，發礮射擊沙面外人居留地，使外人以爲礮發自我方艦隊，引起國際交涉，欲以拳匪之禍嫁於總統，以遂其最終謀害之毒計。同志僉以坐艦不能再居。總統至是始決心赴港，一面通告沙面各國領事，英領事派摩漢號礮艦護送總統赴滬。十日下午三時，總統率蔣介石、陳羣、陳策、陳煊四人乘英艦離粵，抵港改乘俄國皇后郵船赴滬。登船後，謝持、古應芬、李祿超諸人皆奔來慰問。船將啟碇，汪精衛趕至，卽隨總統赴滬。海行十數時，卽遇大風，泊吳淞口外者一日，延至十四日上午始在吳淞登陸。上海各省同志及各種團體聞總統將抵滬，萬餘人佇候海關碼頭歡迎者已三日，不知總統已由吳淞上陸也。總統至法租界莫利愛路寓所，卽派本黨宣傳部長張繼馳告各歡迎者使散。次日，復使祕書徐蘇中答謝各公團歡迎盛意。尙有足紀者，卽俄國皇后郵船中職員，除西人外，計七百餘人之



突，皆吾黨同志，知總統乘坐本船，各同志亦日夜分派三十餘人環繞保護，極爲周密，卽此可見黨員擁戴熱誠之一斑。當總統離粵時，留林直勉、李章達二人辦理艦上善後，海軍官兵不許同志離艦，直至發清欠餉，始准諸人及衛士自由而去。林直勉、李章達、溫良三人赴港，戴恩賽往澳門，謝啟潛行入城，約省城偵探機關李文濱、張文煥二人一同離粵。

## 六 省港兩方效力人物

艦上情形，既略如上述，此外尙有省港兩機關亦堪特記。謝祕書長奉命駐港，無如港政府監視我方甚嚴，朱卓文、馮自由到港，均被勒令出境，故設立機關一事頗費周折。謝於途中遇及陳興漢，遂介紹往德輔道西之華洋織造公司，晤其司理王棠，王係黨員，卽借該公司三樓空房一所，暫爲辦事機關。至接洽諸事，始終假蘇杭街九十六號陳羣寓所。後以織造公司知者太多，乃移賃機關於符

箕瀾七姊妹某某號樓房。其時籌款者有古應芬及鄧澤如兩組，經手收款人爲李祿超一人，因李較熟香港街道。李收各處之款，均交謝祕書長分發支配，除大部份之款均遣人送到坐艦，其餘則爲一部被叛軍迫離廣州經港赴滬者川資之用。謝祕書長一面接洽各方，一面派遣同志每日不分晝夜付送報告款項。其來省城者，以吳醒亞、陳雨潮、張四維、彭日成、謝啟、李文濱七人最力。至省城方面，祇有李文濱、張文煥二人暗設機關，報告坐艦。張復介紹在鍾秀南處辦事同志游良芳，專探兵站部內祕密消息，傳遞則由李文濱一人。時敵探數百人散布各碼頭，檢查極嚴。每日遞送報告，必先喬裝迂道河南黃沙各處，幾經周折，始克達白鵝潭。所有逆方施放水雷及最後謀劫坐艦消息，皆由彼處探得而來也。此外尚有總統府顧問那文奔走亦力，嚴月生則派出女偵探數人，時來報告。黃騷則專送食物煤炭給養艦上士兵，其功亦有足多者。

## 七 衛士隊死戰禦賊詳情

又總統蒙難時，海軍將士之慷慨壯烈，固可歌可泣，而觀音山衛士隊以數十人禦賊數千於總統離府之後，其忠義勇敢之氣，亦可以動天地，泣鬼神，特爲補述於此。方逆軍之圍攻總統府也，府內除警衛團外，有衛士隊六十餘人，隊長姚觀順，副隊長黃惠龍，馬湘，副官陳煊等，驟聞變亂，率隊拒賊。其時賊衆星羅棋布，彈密如雨。該隊士兵以粵秀樓天橋爲根據地，奮勇殺賊（是役賊衆約四千人），自六月十六午前三時許，劇戰兩小時，粵秀樓被礮火焚毀，馬副官乃護從孫夫人出險。稍頃，天橋亦被開花彈炸斷，衛士雖失根據地，仍散開奮鬥，共斃賊四百餘人。迨中午姚隊長傷足，子彈又將告盡，而賊之兵力又增加數百人，聞欲將府之四圍民居全行焚毀，藉此以爲一網打盡。衛士隊之計該隊爲愛護民居起見，卽由府西便門越圍，入石榴園內窄巷，安全退出。巷邊係沈君錫齡住宅之

後門，適祕書處科員溫良亦借寓於此，遂即啟門迎納，備膳招待。各衛士尙欲設法補充子彈，作最後之戰，豈知交通斷絕，補充之希望絕。遂將槍枝密藏（窖藏或沈井中），保存後用。是時各衛士均著軍服，不便行走，即由沈、溫兩君分給衣褲，使其改裝，陸續分路而出。當該衛士隊由後門入沈宅時，爲沈之鄰居逆黨魏某所見，覬覦槍枝，邀功報捷。各衛士離沈宅後，即有逆衆三百餘人，蜂湧而入，將密藏及井底之槍械搜劫而去。幸衛士隊已陸續離去，祇餘馮俊及受傷者一人，由沈宅認爲家人，不至被其捕去，不及半小時，羅逆紹雄、楊逆坤如之賊衆聞有槍枝可圖，率領五百人聞風繼至，不料已爲前賊搜盡，無利可圖。遂將沈宅肆行搶劫，雖門櫺亦被托去，沿途叫賣。沈母被槍柄打傷，幼弟被刀戳傷，沈本小康，經此慘劫，損失二萬餘元，一家星散，今更窶貧。溫良借居於此，亦損失無餘。本年元旦，大元帥特行頒賞，往年在觀音山禦賊之衛士隊各人金牌一枚，蓋以獎忠義。

而勵士氣，意至深遠。茲就調查所得，錄其姓名如左，彼食人食而不死人事者，觀此當知所愧矣。

(隊長) 姚觀順、(副隊長) 黃惠龍、馬湘、(副官) 陳煊、(班長) 鄭耀、劉少溪、梁表雲、曾國輝、馮振彪、劉禮泉、(傷) 區錦由、譚惠全、譚森、馮漢明、黃森容、卓廷、梁有賢、蔡鐵俠、黃作卿、丘堪、丘煩權、鄭景雲、曾繼垣、王桂昭、陳標、朱文芳、(死) 黃仲篋、范運崑、(死) 馮俊、陳桂標、張禧、楊勳、彭啟、韋漢雄、王玉、李衷、蔣慶一、陳成、鄧國卿、陳勝、蔣福卿、陳海廷、(傷) 楊帶、蔣桂林、江德、陳松、馮桂林、王基、鄧勝欽、陸福卿、何福廷、周文勝、梁全勝、馮建廷、曾明、李東興、(傷) 何良、鄒海、黃世長、張停、黃成、馮朝、(傷) 蔣安廷。

# 跋

此記爲余極沈痛之作，付印尤爲余所不獲已也。廣州變亂，余惟自悲吾黨之不幸，豈復忍以內容真相暴於世，以自貽其羞乎！粵變以來，余所以不願以一言一字露布其叛亂事實者，猶守絕交不出惡言之古訓耳。九月杪，余養疴天童，見報紙有發表孫總統聯德密函者，不禁髮指背裂。益覺陳氏謀害總統之心毒於蛇蝎，余雖欲爲其緘默而亦不可得矣。嗚呼陳逆！汝不能在廣州嫁總統以拳匪之禍，汝今猶欲誣指總統爲過激黨乎！

世界大戰告終，對俄對德之外交，如英、如美、如法、意、日本各國，無不急望其恢復邦交，以謀提攜之道。吾與俄、德豈能不再締約，以修兩國之好，其可永久絕交，終陷於孤立地位乎？——況外交祕密爲各國所公認，而總統此函又僅爲同

志問磋商之詞，豈足爲謀害總統之勝券乎？自此函發表以後，中外人士凡有知識者，莫不認爲應有之政策。外人且以爲總統之外交目光高人一等；又以爲中國之有人，不惟不忌，而且表示其敬仰之意。故發表此函，徒足以彰陳氏謀害總統之罪惡，而又加其一重媚外賣國之鐵證耳。廣州叛亂，謀害總統之事實，其歷歷可數者，不下六七次。至余所聞而尙未發現者，又不知凡幾。叛逆之智，不爲不足。今旣事過境遷，如其苟爲天地父母之所生者，應有天良，於此當悔昔日之非，翻然自新，以恢復其墜落人格之不暇，奈何必欲置其十餘年父事師事之長上於死地，而後甘心乎？

嗚呼陳逆！即使汝能謀害總統一人，其能謀害三百萬之黨友乎？卽能掩盡中華民國四萬萬國民之耳目，其能抹殺汝遺臭萬年之歷史乎？自發表密函以後，雖傾西江之水，亦不能滌汝賣國叛黨之劣跡矣。嗚呼陳逆！汝卽不爲國家計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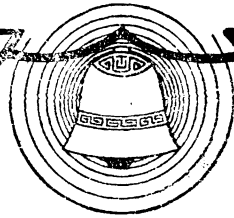
其能不爲個人計乎？嗚呼陳逆！曾不一念自身與本黨之關係，以及前後之事業乎？數年以來，曾與汝同生死，共患難，轉敗爲勝，扶危爲安者，果何人乎？汝今日之所挾以謀害總統之奇貨，非粵軍乎？汝之粵軍，果何自來乎？其間如何成立，如何援閩，如何回粵，又如何援桂乎？汝所素稱爲益友之汪精衛、胡漢民，與汝所自認爲良將之鄧鏗、許崇智，今皆安在乎？其不爲汝所謀害者，亦皆爲汝所排擠殆盡矣。汝素所敬畏崇拜之黨魁，雖幸而脫汝之刃，然已退避三舍矣。汝固可以據粵自豪，獨居安樂矣。汝之叛逆事業與惡劣人格，應可以從此知足自止矣。奈何欲更進一步，必爲禽獸不爲之事！汝不知習人之功以害人，藉人之力以殺人者，必有人冒其功，藉其力以殺害其人者。汝果不悔過自新，長惡不悛，則多行不義，必有自斃之一日。余尙不欲盡暴汝之罪惡，然汝果能自安於心乎？人卽不欲殺汝，而想汝，汝果不急求其幸，免自殺之道乎？世有知人，其或曲諒余不獲已之苦痛，



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

而於此記加之意焉。

蔣介石識於太湖之萬頃堂。



版權所有  
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京初版  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月滬一版

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

全一冊 定價國幣一元三角
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編著者	蔣中正
發行人	吳秉常
印刷所	正中書局
發行所	正中書局

(854)